

周杰伦有首名叫《上海1943》的歌，1943年的上海，远没有歌词里唱的那么浪漫，彼时的上海完全在日方控制下，坚守孤岛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叫郑振铎。郑振铎原本是有机会避走西南后方的，但他选择留在上海，在烽火硝烟中为国家收购了大批珍贵的古籍文献。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他组织抢救搜罗了大量重要文献，将各藏书家散出的古籍大都收归国家所有，共征集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但我更想讲述的，是一个作为普通上海市民的郑振铎。

在他生前未发表的《蛰居日记》里，郑振铎为我们展现了1943年上海普通人的生活情况。公共租界三天两头就戒严，物价一直在涨，他爱喝的咖啡，在1943年6月就断了粮。防空演习的夜晚，全市不允许点灯，但他喜欢这夜晚，因为可以看月亮。他最烦的事情之一是有个吵闹的邻居：“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郑振铎的睡眠不好，时常“在中夜醒来”，幸好胃口还可以。他时常外食，最爱去老半斋和野味香，和朋友吃饭当然去酒楼，但去远居居吃了“北方大花卷”，也值得洋洋得意记上一笔。



工匠精神

冯翔

工匠精神，既是“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也是“偏毫厘不敢安”的细致，还是“千万锤成一器”的追求。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褒扬工匠精神、涵养工匠文化，才能让“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成为普遍追求。我就认识这样一位“金山工匠”王安。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职场人在平凡岗位上绽放的独特光彩。王安从事的是制药行业，今年是她加入公司的第八个年头，初入公司，她便肩负起了质量研究部门搭建的重任。在王安眼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她一丝不苟，每个项目都认真、细致；她追求卓越，无数次分析、观察、记录，进行实验对比，不断完善、超越和创新。药品研发，十年磨一剑，需要坚定、坚持、坚守。正当取得这些成绩之时，新的任务也降临了。研究成果向药品价值和临床价值的转化是医药产业的重要一环，药品的生产就是王安的下一项任务和挑



不过，纵观《蛰居日记》，郑振铎对于时令水果是非常热爱的，任何水果，只要最新上市，他总会一边慨叹价格，一边买上一点尝鲜。比如5月14日，他在日记里说，自己吃了新鲜蚕豆之外，又吃了“新鲜草莓一碗，颇佳”。

这里的“草莓”是什么？草莓，还是杨梅？一开始疑心是杨梅，因为我们现在的草莓成熟季，明明是冬天啊？结果，一查资料，发现草莓喜凉爽气候，适合生长的温度是15至25摄氏度。自然条件露天的草莓，会在秋天种下，冬天进入休眠期，赶在夏天高温到来之前采收。也就是说，草莓是春末夏初的水果。后来随着温室技术的发展，草莓生长的光照和温度都变得可控，可以在5~6月种下，12月初成熟。草莓季从夏天提前到冬天，草莓成了“反季水果”。查一查当时的报纸，草莓确实是在五月上市的（比如1939年5月20日《新闻报》有“草莓上市”的文章），而杨梅的上市季节则要晚一些，以郑振铎写日记的1943年为例，《新闻报》上关于杨梅上市

的新闻要到6月26日，也就是说，郑振铎提前一个月吃到的“草莓”，应当是草莓，而非杨梅。

另一条理由，则是当时有不少人把草莓当作杨

我生于1929年，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上小学时，正逢日寇侵略中国，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救亡教育，这也是王安坚持科研工作的强大动力。最重要的，就是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这更是一针强心剂。以匠心守初心，以匠心使使命。王安说，她眼中的工匠精神包含了“对职业的热爱与奉献，以赤诚之心深耕于行业和技术”。

由于在反抢粮战斗中具有勇敢精神、表现良好，我很快被姚南办事处提拔为警卫队的班长。部队在北撤到涟水县时进行了整编，我被调到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处文书股当油印员，后又调到纵队前锋报社油印组，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之余，我听了许多革命故事，自学了文化、政治、历史、军事等许多知识，这为日后发挥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爱草莓还是杨梅？

李舒

梅。1948年6月7日的《辛报》上有一篇题为《草莓和杨梅》的文章说，“草莓刚上市的时候，即有人在报上大写奶油杨梅的文字，其实杨梅和草莓根本上是两种东西，因为外貌大致相同，故草莓刚刚从外洋输入时，木根掌生之流，遂呼之为杨梅，其实杨梅是木本果实，有核，草莓

中国游客和德国游客，在斯里兰卡酒店的露天酒吧跳舞，结局也许你想不到。

亨可马里的肉桂酒店是斯里兰卡数得出的好酒店。一面向着浩瀚的印度洋，望过去，没有岛屿，没有海岸线，仿佛是大海做成的一堵墙。一片雪白的沙滩之后，便是与地面齐平的游泳池，晚上不留神会走进去，然后就是一片草地，属于酒吧的外场。

夜晚降临，酒店驻唱歌手在草地上架起了电子琴和音响，服务生则扛来一打一打啤酒现场售卖。那一晚，酒店几乎被两支旅行团包围，一支来自德国，另一支是来自上海的我们。驻唱歌手是两个肤色黝黑的当地小伙，唱得非常不错，放到中国，大概是好声音进决赛的水准。几首歌唱完，有几个德国游客走上了草坪，原来以为他们是去给小费，结果是买啤酒。啤酒不便宜，算下来一瓶四十五块人民币。导游曾经告诉过我们，斯里兰卡是小费制国家，一般是两块人民币的卢比，点歌啥的要给至少五块，最好十块。这个价格便宜得让我们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国内酒吧，让驻场歌手献歌，没一百出不了手。我站起身，走过去给了两个小伙子每人二十。歌手小哥正在鞠躬感谢，上来一个德国女游客，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时尚，要点歌。唱的是泰勒·斯威夫特的歌，一开口便惊到所有人，几乎和原唱差不多。接着席琳·迪翁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更是高音回旋，



春色四时常在目 (扇面) 张艺蓝

1946年内战爆发，上级调我去前锋报社加强油印组的工作。为保证每个班有一份报纸，油印组坚持每天出报超千份，几个月后造成油印机的网型部件损耗无法修复，导致停刊。我反复研究损坏的网型部件，有一天突然从筛米粉的筛网得到启发，向领导建议，让我用筛网做一个代用品试试。试制成功后，停了几天天的前锋报又能正常出报了。我不仅得到了报社的称赞，也引起了党支部的注意。12月中旬，编辑组的同志找到我，说她是受党支部的委托找我谈谈。她递给我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我读完了之后，从此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照《党章》，我觉得自己还存在很多缺点，还未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水平，我今后要积极要求上进、努力争取早日入党。从

是草本果实，有子而无核，很容易区别。”郑振铎日记里，5月14日的“草杨梅”，到5月28日，已写作“草莓”，到6月6日，他又花了三十八元买草莓，请朋友王伯祥、徐调孚等同吃，郑振铎在日记里提到，“祥、孚皆初次尝草莓之味者。”由此可见，草莓在当时是稀罕物，也许郑振铎也是在1943年的春末夏初，才第一次邂逅了它。三十

八元的草莓是便宜还是贵呢？我们还是看日记，到野味香吃一碗馄饨加一碗汤圆要十二元，杏花楼三个人吃午饭一百元，雅痞路买两件衬衫一百八十六元，以这个水平来看，草莓（日记里有记载四十九元两磅）在当时，绝对可以算是贵族水果了——6月14日，枇杷上市，郑振铎买了两斤，所费不过十二元。

《蛰居日记》实在是一本宝藏，这样珍贵的日常细节还有很多，等有机会再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吧。

飙舞

黄飞珏

拿捏自如。后来听酒店的人说，她原来就是著名歌手。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连唱几首劲曲，一旁喝酒的德国伙伴一拥而上，随着节奏摇摆起来。其中有个年轻人居然走起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一看就是练过的。德国朋友很嗨，上海朋友很乖。一个劲鼓掌，却难以掩饰歌舞才艺匮乏畏缩不前的尴尬。毕竟，我们团里的主力大部分都是六十来岁的朋友，他们年轻时跳这种舞是要被人说的。

突然，一个瘦瘦的中国人站起来，加入了进去。我记得这位游客，网名叫心远，路上曾经给辛苦的司机募集小费，后来有人不肯给，他自己填满了份额。说实在，心远哥的舞蹈和德国人比略逊一筹，充斥着国内舞厅里常见的不太正规的舞步，但是，他很投入，很放松，很自信。我有理由猜想，在那个岁月他应该是孤独的异类。这些异类，现在被人唤作“老克勒”。接着一大群中国朋友纷纷加入。我甚至看到了一位心脏还安着起搏器的姐姐和一个德国胖老头对跳，要知道出行前旅行社还特别关照要看护好她。

那个晚上，德国人一打一打地买啤酒，我们则是一把一把地给小费。虽然言语不通，但大家都跳得很嗨。夜半，上海人先撤了，德国朋友似乎意犹未尽，还留着。我们起身的瞬间，几乎所有的德国朋友都站起了身，说拜拜。在他们的眼神和肢体中，我看见了认同，看见了友好，还有分明的敬意。



春色四时常在目 (扇面) 张艺蓝

此，《党章》的内容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也使我更加坚定了奋斗目标，特别是党员的那一节内容，可以用来对照自己的行动。就这样，我一生信守着《党章》。

过了十天左右，我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被调离了报社，《党章》照心田

许民荣

去往新成立的卫校学做卫生员。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山炮团一连当卫生员，经受了实战考验。刚到鲁西南时，华野总部把从延安来的机关炮连调拨给一纵队，因该队没有卫生员，我就从山炮团一连调到了机关炮连。在我考虑是否此时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该连在黄河南边的新解放地区，与大部

南地区的特色产品，是以青稞麻麦为原料，用水石磨推碾形成的寸许淡青圆条状的食物，清香味美，一般于每年6月份制作。此时的麦子灌浆饱满，尚未黄熟，麦粒内部汁水充足，糖分尚未转化为淀粉，有一股清甜之气，正是制作碾转的好时节。碾转的制作方法，将新鲜麦子割下来后，用手在簸箕里搓出麦粒，再把硬壳搓掉，入锅炒熟。麦子炒好后迅速上磨，碾压成一条条碧绿的长条。碾转最直接的烹饪方法就是上锅煮，不需要任何调味料，保持最原始的风味。还可以食用时拌上青蒜、辣椒、小白菜、菜油、香菜等，那是另一番风味。

在《千里江山图》里，地下组织成员兼作家的凌汶之死，是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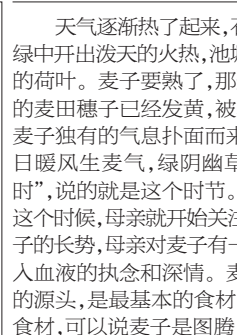
在最后时刻，她道破了易君年的谎言。她应该知道，当时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而只要不去说破，就能规避危险，但她还说了。她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而按照此前情节发展，杀掉她，并非易君年的必然选项。

写凌汶之死的《趟梳门》长达21页，是全书三十七章（算上后面那封信和两份附录材料）里的篇幅之最。按顺序，它是第二十章，刚好位居全书的中心。作者孙甘露把这最长一章留给作家凌汶，意味深长。在书中先后牺牲的十三位烈士里，凌汶的戏份并不重——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开篇不久与同志们被捕后冒失地托人带信出去，就是她对已牺牲的丈夫龙冬那深切的爱与忧伤。她的地下工作经验不多，但勇敢且信念坚定。她的作品写得怎样，书中并无提及，但令她的上级易君年诧异的，是她那不寻常的直觉，这是成为好作家的基本特质。表面上看，《趟梳门》这章行文依旧淡然凝练，但节奏上其实已明显缓慢许多，气氛也暧昧低沉了许多。凭着直觉，凌汶在获悉龙冬可能还活着之后，通过刊载国民党抓捕广州中共地下组织新闻的那份报纸，找到了龙冬最后出现的那个地方。

在跟易君年找到那幢房子的过程中，她的思维是散漫的。直到眼前场景跟易君年给她看过的那张旨在证明其身份的照片印象重合，她才忽然意识到易君年见过龙冬，而此前他说的一切皆是谎言。如果她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她就不会说破。然而她说了。“她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地下楼。她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在这充分延宕的一章里，对凌汶的死，作者只给了半行间接的文字：“他（易君年）想了一会儿，撕下一片门帘，擦了擦手上的气血。”这个动作如此之轻，就像用针刺破迷雾中飘浮的气泡，可是那近乎窒息的感觉和彻底的黑暗已是瞬间笼罩了一切。作者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极擅长以轻写重、以淡写浓。只是轻淡几笔，在地下组织内成功潜伏多时的易君年那冷酷残忍的形象即已纤毫毕现。他杀害凌汶，当然与身份揭露有关，但更深层的动因，可能还在于他心里清楚，凌汶是他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他必须毁灭她，给她最后的黑暗。

这是全书的至暗之章，作者却是用极尽简净的笔触慢慢写下的。在字里行间，在越来越浓重的黑暗里，凌汶就像一道不灭的微粒。我猜，作者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如何怀着些微的希望一步步走向黑暗的终点，他还要写下一曲无声的挽歌，献给作家凌汶和她的那些同志——它会一直萦绕着这部小说，直到终局，直至永远，为了那些不朽的灵魂。

关于凌汶之死，还有一种可能，出自作者后来的解读：凌汶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黑暗存在，而她之所以执意前行，走向那里，去直面真相，也许是因为她想获得彻底的解脱？



春色四时常在目 (扇面) 张艺蓝

失联三天，孤悬在当地反动地方武装的威胁下，党支部连夜召开紧急支部会议研究应对之策，我成为被邀请的唯一一个非党员。在会上见到那些冲锋陷阵、克服困难的党员，我深感差距，觉得还要再努力才能提出入党申请。

过了三四个多月，上级欲调我去七团卫生队工作。此时调动会影响我的入党计划。但在军队里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淮海战役结束后，我被调到二营医务室任医助，为渡江战役做准备。在渡江战役前夕，团部组织了一次全团党员渡江作战誓师大会暨新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参加。渡江战役进展顺利，接着是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6月初我又被调动工作，入党之事又得从头再来。虽然我还不是党员，但是

在《千里江山图》里，地下组织成员兼作家的凌汶之死，是个谜。

在最后时刻，她道破了易君年的谎言。她应该知道，当时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而只要不去说破，就能规避危险，但她还说了。她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而按照此前情节发展，杀掉她，并非易君年的必然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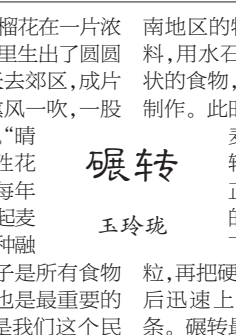
写凌汶之死的《趟梳门》长达21页，是全书三十七章（算上后面那封信和两份附录材料）里的篇幅之最。按顺序，它是第二十章，刚好位居全书的中心。作者孙甘露把这最长一章留给作家凌汶，意味深长。在书中先后牺牲的十三位烈士里，凌汶的戏份并不重——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开篇不久与同志们被捕后冒失地托人带信出去，就是她对已牺牲的丈夫龙冬那深切的爱与忧伤。她的地下工作经验不多，但勇敢且信念坚定。她的作品写得怎样，书中并无提及，但令她的上级易君年诧异的，是她那不寻常的直觉，这是成为好作家的基本特质。表面上看，《趟梳门》这章行文依旧淡然凝练，但节奏上其实已明显缓慢许多，气氛也暧昧低沉了许多。凭着直觉，凌汶在获悉龙冬可能还活着之后，通过刊载国民党抓捕广州中共地下组织新闻的那份报纸，找到了龙冬最后出现的那个地方。

在跟易君年找到那幢房子的过程中，她的思维是散漫的。直到眼前场景跟易君年给她看过的那张旨在证明其身份的照片印象重合，她才忽然意识到易君年见过龙冬，而此前他说的一切皆是谎言。如果她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她就不会说破。然而她说了。“她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地下楼。她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在这充分延宕的一章里，对凌汶的死，作者只给了半行间接的文字：“他（易君年）想了一会儿，撕下一片门帘，擦了擦手上的气血。”这个动作如此之轻，就像用针刺破迷雾中飘浮的气泡，可是那近乎窒息的感觉和彻底的黑暗已是瞬间笼罩了一切。作者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极擅长以轻写重、以淡写浓。只是轻淡几笔，在地下组织内成功潜伏多时的易君年那冷酷残忍的形象即已纤毫毕现。他杀害凌汶，当然与身份揭露有关，但更深层的动因，可能还在于他心里清楚，凌汶是他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他必须毁灭她，给她最后的黑暗。

这是全书的至暗之章，作者却是用极尽简净的笔触慢慢写下的。在字里行间，在越来越浓重的黑暗里，凌汶就像一道不灭的微粒。我猜，作者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如何怀着些微的希望一步步走向黑暗的终点，他还要写下一曲无声的挽歌，献给作家凌汶和她的那些同志——它会一直萦绕着这部小说，直到终局，直至永远，为了那些不朽的灵魂。

关于凌汶之死，还有一种可能，出自作者后来的解读：凌汶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黑暗存在，而她之所以执意前行，走向那里，去直面真相，也许是因为她想获得彻底的解脱？

南地区的特色产品，是以青稞麻麦为原料，用水石磨推碾形成的寸许淡青圆条状的食物，清香味美，一般于每年6月份制作。此时的麦子灌浆饱满，尚未黄熟，麦粒内部汁水充足，糖分尚未转化为淀粉，有一股清甜之气，正是制作碾转的好时节。碾转的制作方法，将新鲜麦子割下来后，用手在簸箕里搓出麦粒，再把硬壳搓掉，入锅炒熟。麦子炒好后迅速上磨，碾压成一条条碧绿的长条。碾转最直接的烹饪方法就是上锅煮，不需要任何调味料，保持最原始的风味。还可以食用时拌上青蒜、辣椒、小白菜、菜油、香菜等，那是另一番风味。



春色四时常在目 (扇面) 张艺蓝

《党章》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指导着我的行动。1950年3月，在一次工作之余的闲聊中，以为我已经入党的同事们问起我的入党时间，在得知我还未入党后十分惊讶，便询问我原因，我答在三年多时间里工作调整9次，我均服从命令听指挥，几次到了入党的大门口都因为工作调动而失去了机会，他们随即向党支部书记作了汇报。终于在1950年3月18日，在团卫生队的党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完成了入党手续，候补期半年，后来按期转正。

这就是我的入党故事，与大家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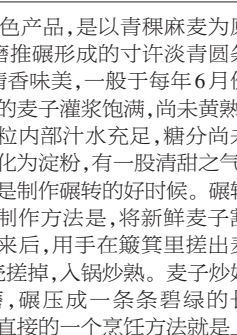
万康宏

酱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被誉为酱业职工运动“红色据点”。

挽歌与解脱

赵松

凌汶之死，是个谜。在最后时刻，她道破了易君年的谎言。她应该知道，当时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而只要不去说破，就能规避危险，但她还说了。她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而按照此前情节发展，杀掉她，并非易君年的必然选项。写凌汶之死的《趟梳门》长达21页，是全书三十七章（算上后面那封信和两份附录材料）里的篇幅之最。按顺序，它是第二十章，刚好位居全书的中心。作者孙甘露把这最长一章留给作家凌汶，意味深长。在书中先后牺牲的十三位烈士里，凌汶的戏份并不重——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开篇不久与同志们被捕后冒失地托人带信出去，就是她对已牺牲的丈夫龙冬那深切的爱与忧伤。她的地下工作经验不多，但勇敢且信念坚定。她的作品写得怎样，书中并无提及，但令她的上级易君年诧异的，是她那不寻常的直觉，这是成为好作家的基本特质。表面上看，《趟梳门》这章行文依旧淡然凝练，但节奏上其实已明显缓慢许多，气氛也暧昧低沉了许多。凭着直觉，凌汶在获悉龙冬可能还活着之后，通过刊载国民党抓捕广州中共地下组织新闻的那份报纸，找到了龙冬最后出现的那个地方。在跟易君年找到那幢房子的过程中，她的思维是散漫的。直到眼前场景跟易君年给她看过的那张旨在证明其身份的照片印象重合，她才忽然意识到易君年见过龙冬，而此前他说的一切皆是谎言。如果她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她就不会说破。然而她说了。“她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地下楼。她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在这充分延宕的一章里，对凌汶的死，作者只给了半行间接的文字：“他（易君年）想了一会儿，撕下一片门帘，擦了擦手上的气血。”这个动作如此之轻，就像用针刺破迷雾中飘浮的气泡，可是那近乎窒息的感觉和彻底的黑暗已是瞬间笼罩了一切。作者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极擅长以轻写重、以淡写浓。只是轻淡几笔，在地下组织内成功潜伏多时的易君年那冷酷残忍的形象即已纤毫毕现。他杀害凌汶，当然与身份揭露有关，但更深层的动因，可能还在于他心里清楚，凌汶是他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他必须毁灭她，给她最后的黑暗。这是全书的至暗之章，作者却是用极尽简净的笔触慢慢写下的。在字里行间，在越来越浓重的黑暗里，凌汶就像一道不灭的微粒。我猜，作者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如何怀着些微的希望一步步走向黑暗的终点，他还要写下一曲无声的挽歌，献给作家凌汶和她的那些同志——它会一直萦绕着这部小说，直到终局，直至永远，为了那些不朽的灵魂。关于凌汶之死，还有一种可能，出自作者后来的解读：凌汶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黑暗存在，而她之所以执意前行，走向那里，去直面真相，也许是因为她想获得彻底的解脱？



春色四时常在目 (扇面) 张艺蓝

《党章》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指导着我的行动。1950年3月，在一次工作之余的闲聊中，以为我已经入党的同事们问起我的入党时间，在得知我还未入党后十分惊讶，便询问我原因，我答在三年多时间里工作调整9次，我均服从命令听指挥，几次到了入党的大门口都因为工作调动而失去了机会，他们随即向党支部书记作了汇报。终于在1950年3月18日，在团卫生队的党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完成了入党手续，候补期半年，后来按期转正。

这就是我的入党故事，与大家共勉。

万康宏

酱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被誉为酱业职工运动“红色据点”。